

# 《刺猬歌》

##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7年04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020120796

##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是张炜积三十年之创作历练而成，是其已出版的《古船》《柏慧》《九月寓言》《家族》《外省书》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中具有冲刺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可称之为是一部奇书。

小说以寥麦、美蒂男女主人公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为经，以滨海乡镇及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为纬，编织出一个个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其中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写奇人畸爱，写野地生灵，将二者水色交融地绘制成一幅幅具有生命张扬和野性精神的多彩画卷。从古老的欲望追逐到当下利益集团间的风云诡谲，将百年的历史变迁冶炼熔铸为这部具有独特品格的作品。

## 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出版有《张炜文集》48卷，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等多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19部。

《古船》等入选新文学大系，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文小说之首、中国好书奖、全国畅销书奖等多个奖项。

## 目录

### 第一章

你泪水横流

熬黄鳞大扁

淫鱼

杀字出口  
两世血仇  
丛林秘史

第二章  
一些好畜生  
药引子  
俊美  
睡刺猬的耐性  
我就是响马

你泪水横流

淫鱼

两世血仇

一些好畜生

俊美

我就是响马

献给绝色美人

红蛹

踢啊踢

异乡的火铳

小脸可人

像婴孩

活命粮

三十年的诅咒

收徒记

宝物

银月

最远的远方

听刺猬唱歌

一笔账

你一生的盛宴

钢刀不斩流水

海猪的儿子

吞金钥的女孩

漫长的破译

一个重复的梦

金闪闪的信物

土狼的子孙

麦田里的兔子

心飘茫野

无边的苦刑

应验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在《刺猬歌》里张炜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既有沉郁的现实，又有理想的情怀；既有情节的推进与人物命运的冲突，也有浓郁的寓言性与诡秘的氛围烘托，因而也可以说这是张炜继《古船》后\*冲击力和突破性的一部新长篇。

——评论家 宫达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你泪水横流

“棒小伙儿叫廖麦，一生一世把你爱，爱啊，往死里爱啊，使牙咬，用脚踹，呼啦啦搂进咱的怀！廖麦！廖麦！”美蒂高一声低一声喊着，念顺口溜逗他，一遍遍呼叫，可对方还像死人一样仰躺着，后来连喘息都没有了。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总算动了一下，接着呼哧呼哧喘气了：鼻孔张大，两股热辣辣的气流刷刷扫过她的脸，她的喉，她鼓胀的乳房。她蹲在炕上，惊得合不拢嘴，屏住呼吸盯了好一会儿……像说悄悄话似的，她贴近他的耳根又念起了顺口溜，伸手去抚摸他。

谁见过八月天装死的男人哪，不想好好活的男人哪，二十年前的棒小伙，发烧三十九度

不吞一粒药丸的犟家伙，可怜的一家之主啊，一丝不挂的心肝啊。美蒂跪在炕上看他，又望窗外。远远近近的田野上麦茬齐斩斩的，就像男人刚剃过的短发；一棵两棵柳树，一道两道光影。老天，毒日头一生出来就是水银色，它与这望不到边的土地的主人一个脾性，凶狠如烙铁啊。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过去姓霍、姓公社，如今姓什么？美蒂把小鸟呼气似的声音吐在心里：姓唐……

美蒂跪在男人面前，咬了咬他的两个乳头，像蚕豆一样硬。她把耳朵贴上心口去听，想捕捉由远到近的雷声：轰隆，轰隆隆。没有。她嫌一大把浓发碍事，干脆用细绳扎起来。她一

鳩一鳩度量他的胸廓、双臂、大腿，在结实的小腹处停下来。“我的棒小伙儿，廖麦啊，孩子的亲爹，你该不是要死了？”她站起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环顾四壁，突然伏下身子去咬他的胳膊，又咬他的腱子肉。

炕上的男人双眼睁开了一条缝。就像另一个世界射来的目光，阴凉陌生，让她打了个哆嗦。“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快说话啊。”她一叫，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她垂下头重新咬起来，一点点加大力气。八月的阳光落在这黝黑的肌肤上，冒出一股烙饼的香味。“我焦急啊廖麦，你心里知道我多么急。咱家里不能一天无主，可你硬是昏睡了三天三夜。什么事情都好说好商量，我什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行吧？”她在啃咬的间隙里咕哝着，那只比常人略大一些的嘴巴湿漉漉的，一张一合印在他的颈上、喉结上。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渐渐睁得像往日一样大，黑白分明。他直盯盯瞪住她问：“你听我的？”

她深深地点头，像个日本女人一样长跪不起。

谁见过八月天装死的男人哪，不想好好活的男人哪，二十年前的棒小伙，发烧三十九度不吞一粒药丸的犟家伙，可怜的一家之主啊，一丝不挂的心肝啊。美蒂跪在炕上看他，又望窗外。远远近近的田野上麦茬齐斩斩的，就像男人刚剃过的短发；一棵两棵柳树，一道两道光影。老天，毒日头一生出来就是水银色，它与这望不到边的土地的主人一个脾性，凶狠如烙铁啊。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过去姓霍、姓公社，如今姓什么？美蒂把小鸟呼气似的声音吐在心里：姓唐……

鳩一鳩度量他的胸廓、双臂、大腿，在结实的小腹处停下来。“我的棒小伙儿，廖麦啊，孩子的亲爹，你该不是要死了？”她站起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环顾四壁，突然伏下身子去咬他的胳膊，又咬他的腱子肉。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渐渐睁得像往日一样大，黑白分明。他直盯盯瞪住她问：“你听我的？”

“那好，那你——就从头全讲出来吧！”

“你知道该讲什么。我让你从头讲。”

“你让我讲什么？你这个淘气的大孩子！瞧这脑瓜啊，像刚出锅的烧饼一样烫哩。”她亲他的额头，扳他的双肩，想一边亲吻一边将他拉起来。这一刻他也许倦了，也许真的有些驯从了，偎上妻子胸前，随她坐直了身子。汗水雨浇般哗哗涌流，额头、前胸，还有小腹，一霎时变得湿淋淋的。他身上冒出一股焦糊味儿，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一双眸子闪闪逼人——美蒂的笑容一下就被这目光锥回去了，刚到嘴边的几个字也咽掉了。还没等她开口说什么，男人的大手硬生生地拽住了她的头发。她给拽得使劲仰头、仰头，可她一直忍住，一声不吭。

廖麦顺手摸起了炕下的一只塑胶拖鞋，一膝抵住她的上身，砰啦一声打下去。她的下体立刻凸起了一块红斑，清晰地再现了一只鞋印。又是砰啦一声。她先是咬住牙关，闭上眼睛，后来再也挺不住，像受伤的动物那样尖叫了。她摊开身子，尽可能不再滚动，这样廖麦可以打得更省力些。他不知是自己手臂上的汗水还是她的泪水在飞溅，只知道美蒂已经忍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她开始放声呼喊：

廖麦手中的鞋子应声脱落。他知道，在幸福的峰巅时刻，她总是这样大声呼号。

他不理不睬，坐在了地上。美蒂想倚着他蹲下，可支持不住，一弯腰就跌倒了，只得用双手使劲撑住。她发出啾啾声，忍着。廖麦怜惜地抚摸她的头发：“我下手太重了。可那会儿没有办法，我怎么也停不下来。”美蒂盯着他：“我知道你烧了三天三夜，水米不进，你大概神志不清了。”他冷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过。我在昏睡这三天里游了阴曹地府，查了咱俩的今生和来世，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我非让你从头说出来不可。你早晚会说的。”美蒂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巴，因为眼上有一层泪花，就把脸转向了太阳沉落的方向。廖麦偏把她的脸庞拨正，盯着她问：

她点头。

她擦擦眼：“是咱的家哩。”

“麦子！你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四周的地全是唐童的了。”

“是我说的。你知道唐童的人来了两次，头头脑脑都来了，穿制服的人也来了。”

美蒂尖叫起来：“天哪！天哪……你想到了哪里！你该不会真是这么想吧？孩子他爹，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千万不能！”她双手抱住了他，“你对我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这么想哩，老天爷，你说的都是气话啊，你这些天被他们气昏了头哩。”

他从热辣辣的空气中嗅到了她的体息，那是他最熟悉的。他低头看她被揪乱的头发、从颈部蜿蜒而下消失在乳部的青青脉管，还有腹部若隐若现的淤伤。他一下下抚动她苘麻似的浓发，又捏了捏她合起的长睫，嗓子眼里发出轻轻一叹：“真是一个宝物。”

“真难听，太难听了。”

“那你就这么叫吧，你怎么都行。你愿怎样就怎样吧，你打我也行哩。”

“谁让我是你老婆哩？游荡了多半辈子的人，打回来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了……明白咱俩这一辈子是怎么一回事。”

“我爱死你，你打死我。”

“大骚物，你知道我为什么扔下一切跑回来，冒着生命危险赶来和你过日子？”

“答得好。还有，我现在告诉你，我还想要这片园子，一生一世都想要它。”

廖麦没有吭声。他想纠正她：不是要和喜欢，而是依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他心上一阵难忍的慌促袭来难以支持时，只把脸庞深深地埋入这头浓发，症状立刻会得到缓解……

廖麦在心里说：怪啊，她这股柔顺劲儿真是绝了！她一直是这么柔顺！她柔顺得让一个虎气生生的大男人硬是没了主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最后只得将其暴打一顿，这是真的！

美蒂刚才还一拐一拐走路，这会儿一听全身都利索了，仰脸脆生生应了一声，抬腿就去隔壁找鱼竿和抄网了。

约莫半个小时的工夫美蒂就从湖边回来了，他在炕上听到了脱大水靴的声音、黄鳞大扁啪啦啦敲打盆子的声音，同时嗅到一股刺鼻的火药味儿。这就对了，黄鳞大扁身上散发的不是一般的鱼腥气，而是枪药味儿，这在当年就被他记住了。他在心里赞叹起老婆：妈的，就是这么个物件，泼辣、柔顺，为了心上人能杀人，能当女游击队长！瞧她捉鱼的利索劲儿吧，再过十分钟，那条水中生灵的英雄好汉就得被她开膛破肚扔到锅里。他仰躺着，只是不放心，尽管不知多少次教过她熬汤的办法，还是不放心。他撑起身子，扶着门框挪到外间，躺在一张长椅上。他要听到葱花在沸油中爆响才行。

“你怎么不喝？”廖麦盯住她。

廖麦不再理她。他一口气喝了三碗，开始扳手指骨节了，扳得啪啪有声。美蒂惊喜地盯着丈夫，两眼星星一样亮。廖麦将最后一口鱼汤咽下，搓搓手站起。他踱到门边，伸手从湿淋淋的抄网里一拎，拎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子：

.....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